裁军谈判会议

24 May 2013

Chinese

第一二八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15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特里奥诺·威博沃先生.....(印度尼西亚)

GE.15-03587 (EXT)

1503587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286 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谨向即将离开我们到别处任职的杰出同仁，美利坚合众国的劳拉·肯尼迪大使和新西兰的德尔·海基耶大使道别。

借此机会，我代表大家和我本人，对他们的友谊以及他们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所做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我们一定会想念他们，同时也期待与其继任者合作。

今天的全体会议专门审议本会议议程项目 7, 即军备透明。

在开始对这一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之前，我想问一问是否哪个代表团希望提出任何其他问题。看来没有。

在讨论议程项目 7 之前，请允许我简要通报 2013 年 5 月 1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探讨如何打破裁军谈判会议僵局”研讨会的若干要点。

45 个国家的代表及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者近 130 人。

随着裁军谈判会议长期停滞不前，需要考虑新的思路，诸如想法一致国家集团的行为模式，这一模式成功促成了关于地雷的渥太华会议和关于集束弹药的奥斯陆会议。

然而，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情况下，类似的做法不一定能够解决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包括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想法一致国家集团的模式可能不足以保证防止更加广泛的纵向和横向扩散，因为想法不一致的国家会被排除在外。有鉴于此，裁谈会应检讨其工作方法、成员组成和议程，以利于重振活力。

不应当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不限成员名额核裁军问题工作组和裂变材料问题政府专家小组视为纯属偶然。这明显为裁军谈判会议敲响了警钟。

可从几个方面探求裁谈会面对并克服困难的富有创意的备择方案。在程序方面，裁谈会应考虑简化其工作计划，首先列出基本活动时间表，随后专注于为个别工作组而非所有工作组制定任务授权。更重要的是，裁谈会需要培养出新的工作文化。历任主席都为谋求打破长期僵局而尽责尽力，但令人困惑的是，成员国缺乏主动配合的精神。

裁谈会内的僵局首先要归咎于政治和安全因素。各国面对不同的安全环境，可能在裁军和安全方面有不同的轻重缓急和实行不同的政策。这种差异自然而然地导致对裁谈会议程的工作重点有不同的看法，从而直接影响就裁谈会的工作计划达成协议并开展实质性工作。

研讨会的报告将作为裁谈会的正式文件分发。其中包含我想与你们分享的研讨会的重点内容。

现在请瑞士大使发言。

施米德先生(瑞士)(*以英语发言*)：非常感谢你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共同举行研讨会，探讨如何打破裁军谈判会议内的僵局，感谢你向我们通报研讨会的讨论内容。我谨以个人身份，对你在研讨会期间为我们安排印尼自助餐表示感谢。放下平时吃的三明治，换一下口味，令人愉悦。

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情况，我们认为，5 月 15 日举行的研讨会，是一次既适当也必要的会议，借助此次会议，通过更加仔细的探讨，我们真正有可能讨论僵局形成的原因和可能采取的克服方式。我们认为，此次会议的与会者之多，显示出很多国家将一个行之有效的裁军谈判会议视为重中之重。

裁谈会在过去不止 15 年的时间里未能完成任务，未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它的期望。紧迫的国际安全挑战横行无阻。更有甚者，裁谈会的僵局不单单影响这个机构本身——例如，还使得作为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所通过的措施难以付诸实施。

瑞士一如既往地相信，一个能够履行职能的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社会应对国际安全和裁军挑战的关键。瑞士还完全相信，完整保留围绕裁军谈判会议形成的日内瓦裁军界具有重要意义。裁军事务专业外交人员长期存在，并获得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支持，对于推动多边裁军谈判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看不到，僵局的长期存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僵局将在 2013 年被打破——已经损害了本机构的声誉和信誉。虽然国际社会仍然对裁军谈判会议抱有很大期望，但它的耐心明显开始消退。大会在最近几年里通过的几项决定并非无足轻重，主席先生，你也曾这样说过。大会已经发出明确信号，诸如重振裁军机制、核裁军或禁止生产军事用途裂变材料等问题太重要了，不能不予以解决。

在当前形势下，一种做法——停滞不前——让我们觉得无法理解。缺乏政治意愿常常被视为造成目前僵局的主要原因。我们完全赞同这一观点。缺少达成必要妥协的政治意愿，也缺少超越狭隘、短视的安全考虑并采取一种全面长期观点的意愿。而解决工作方法问题的政治意愿也明显欠缺。这是关键所在，因为政治意愿和工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密切相关。工作方法应当促进而不是阻碍政治进程。裁谈会的程序应当使工作易于而不是难以达成共识。此外，我们不应当低估改进工作方法的实践和政治价值。加强裁谈会职能活动的具体步骤可通过展示裁军谈判会议成员设法打破目前僵局的集体意愿来呈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它们还可以建立信任。

在这方面，裁谈会辟出一次或多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重振活力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必要的。重要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不要无视这一关切事项。除了此类讨论之外，我们还相信，裁谈会此时应当启动一个有序进程，详细审查其工作方法，目标是改进裁谈会的运作情况。实际上，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可能有助于重振裁军谈判会议的进程竟尚未得到有力的支持。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类做法本身并不新奇。裁军谈判会议过去参与了此类有序审查进程。1980 年代末，裁谈会启动了一项关于在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经历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完善和有效履行职能的有序审查进程。这一进程的结果是通过了 CD/1036 号决定，该决定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方式做出了诸多改变。修订后的程序对裁谈会的效率和成效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后的数年里，裁谈会能够就《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两个关键协定开展谈判。

最后，借助这样一个进程，将有可能响应题为“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的大会第 66/66 号决议对各国的呼吁，探索和巩固各项提案和内容，以振兴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在内的整个联合国裁军机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瑞士大使的重要发言，我认为该发言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议程项目 7。我名单上就这一议程项目发言的是伍尔科特大使。

在请澳大利亚大使发言之前，我先请德国的霍夫曼大使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一种程序问题。我只是想问你是否打算报告你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为商定今天的工作计划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打算在全体会议结束时，在我的发言中报告我就工作计划举行磋商的结果。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就你上一次的发言发表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是的。现在请伍尔科特大使发言。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和你的团队为推进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的工作所作的全面和包容性努力致敬，也最终向你履行主席职责时表现出的智慧致敬。

我欢迎有此机会就军备透明问题简单谈几句。在过去几个月里，国际社会在透明度的一个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来自各区域的联合国会员国 4 月 2 日在纽约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

人们早已认识到，需要对国际武器贸易进行更妥善的监管，使之更透明，因此也更负责任，而《武器贸易条约》的通过，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多年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艰苦的工作现在才开始。我们需要落实《条约》，确保它在需要时产生真正的影响。《条约》的文字很有力，但是真正有意义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它的执行情况。

第二步是生效，因此澳大利亚强烈鼓励各国于 6 月 3 日《条约》开放供签署时，尽快在纽约签署该条约。《武器贸易条约》将设定新的国际标准，并提供一个常规武器贸易透明度和问责制论坛。这些早就应该有了。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保持支持《条约》的势头，我们现在应当共同集中精力，使之尽早生效。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伍尔科特大使的发言。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想要就这一项目发言？看来没有。接下来请允许简短总结一下，因为今天是由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国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受命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是印度尼西亚的荣耀和荣幸。

我就任主席时，深知裁军谈判会议陷入僵局已有 16 年之久。能否让裁军谈判会议重返正轨，尚难预料。我想：如果我们任由自己坐视裁军谈判会议长期处于僵局之中，是多么可悲的事！如果振兴遥遥无期，或许可以开出另外一剂药方。我担任主席四个星期，再加上裁军谈判会议六个星期的休会期，在此期间我获益良多，我与几乎所有成员国举行了密集磋商，商讨能否使裁军谈判会议重新开展工作和能否有希望打破僵局。

在磋商期间，我感谢各成员国就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坦率表达其思想、观点、看法、关切以及不同程度的希望。此举对于我理解一项全面均衡的工作计划的本质大有助益，这样一项工作计划正是我竭尽所能想要制订的。

我完全明白并承认，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各有不同的轻重缓急事项。我极力弥合它们的分歧，并寻找这一事项的中间立场。但是，与有关成员国就工作计划草案举行了一轮磋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共识遥不可及。很多成员国显示出了加入共识的灵活性和意愿，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对具体语言、某些其他优先事项的坚持，很难达成共识。

最重要的是，所有成员国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承认，致使裁军谈判会议落入当前境地的僵局，其实是裁谈会以外的变数造成的。其根源在于裁谈会的外部政治环境。当成员国之间的优先事项和利益相互冲突时，尤其是当某些分歧还有可能发端于国内政治考虑时，很难开启谈判。

但是我们不应当放弃希望。让我们给这个庄严机构一个机会。如果不能凭借我们的共识，那么就凭借我们的耐心和坚持。我们需要持续开辟讨论空间，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前进的机会。让裁军谈判会议发挥作用，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最后，请允许我对会议厅内的所有代表致以衷心感谢，感谢他们为裁军谈判会议所做的重要贡献。我还要向 2013 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历任主席——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拉克和爱尔兰大使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国期间给予我的良好合作和同侪之谊。我还要感谢所有区域协调员对我的支持，他们是中国、哈萨克斯坦、斯洛伐克和越南大使。

我还要向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先生，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贾莫·萨雷瓦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艾弗·冯先生和裁军事务厅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国期间提供的所有帮助和专门知识。

我还要感谢所有会务干事和口译员在全体会议期间提供具有高度专业水准的帮助。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把最好的祝愿，送给我们来自伊朗的同仁，他正要作为即将上任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开展工作。他可以放心，我国代表团将在他的主席任期内给予全力支持和合作。

请德国的霍夫曼大使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即将离任的美利坚合众国和新西兰同事的精诚合作和友谊，并祝愿他们前程似锦。

主席先生，我对你履行主席职务的卓越表现谨致谢忱，特别感谢你为通过一项工作计划而付出的不懈努力。我还要感谢你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共同主办了一场关于如何重振裁军谈判会议的非常有意义的研讨会。

鉴于围绕工作计划问题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困难，我认为非常值得称道的是，你面对困难，勇于任事，不仅就这一事项举行密集磋商，而且提交了一份非正式工作计划草案。具有裁军谈判会议鲜明特点的做法是，依照惯例，只有在个别代表团与主席举行非公开磋商时，才提出对工作计划草案特定内容的保留，此举当然与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乐见的透明程序背道而驰。

遗憾的是，你的历次磋商显示，不存在就你的非正式草案达成共识的现实前景，这使你断定，若将它作为正式决定草案提出并建议予以通过，并不可取。

我的理解是，在你举行的非正式磋商过程中，有一个代表团特地而且十分明确地表示，对你的非正式草案中特定的一点提出保留，实际上是要求删除提及CD/1299 号文件的内容。

CD/1299 号文件的标题是“谈判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条约的最适当安排”。我想强调的是，你的草案中提及的这项内容，实际上对我们很重要，我相信对很多其他人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非常欢迎你没有应允删除它的要求。

这个机构要想商定一项工作计划，需要各代表团全面了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因此，为透明起见，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向你提出一个问题，以便让我们大家和未来的主席全面了解将来我们试图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时，某些代表团可能提出的问题。

暂时假定没有一个特定代表团向你提出要求，要求删除提及 CD/1299 号文件的部分；是否有其他代表团针对你的非正式草案提出任何其他严重问题，出现

了草案不能获得通过的重大风险，因此可能导致你断定不应提出该草案？你在最后发言中很笼统地提及存在分歧，但我认为，了解存在哪些分歧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你已经认定不应提出一份决定草案，那么我相信会议厅中所有人都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因为如若不然，我们将陷入这样一种境地：我们在黑暗中摸索，试图找到这个机构寻找了近 15 年而未曾找到的共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霍夫曼大使的发言。是的，我不得不承认，在就工作计划草案进行磋商的过程中，有一位代表不接受任何提及 CD/1299 号文件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代表建议工作计划草案采用新的措辞，我确信这一点。与有关代表磋商之后，这种措辞不能被其他代表所接受。这样一来，不仅有一位代表拒绝提及 CD/1299 号文件，而且有一些代表团建议用某种措辞润饰工作计划草案，尤其是涉及第一工作组和第二工作组的内容。其他代表团则难以接受新措辞。因此，在磋商结束时，我断定，不可能就工作计划草案达成共识。我希望这一解释回答了你提出的问题。

是否有其他代表希望就工作计划这一具体问题发言？

在我请劳拉·肯尼迪大使发言之前，我谨欢迎伊朗的穆赫辛·纳齐里·阿斯勒大使，今天他将和我们一起讨论。随后穆赫辛大使将简述他作为即将上任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肩负的任务。我再次重申，请你放心，在你就任主席期间，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力支持和合作。

现在，我可否邀请劳拉·肯尼迪大使发言？

肯尼迪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不准备就议程项目 7 发言，但是听了伍尔科特大使的发言，我要再次感谢他主持了为我们制订《武器贸易条约》的工作。令我非常高兴的是，我最近能够向他递交我国国务卿的一封私人信函，赞扬和感谢他当然还有他的出色团队取得这项成就。

我非常高兴在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国期间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最后一次发言。我可能曾经告诉过你，我在大学一年级参加过一次关于印度尼西亚政治的研讨会，对这个迷人国家的研究激发了我对外交事业的兴趣。所以，在从事外交事务 38 年之后，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秘书处，特别是我们杰出的秘书长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先生，当然还有诸位口译员，他们忍受我的长篇大论已有三年。我还要深深感谢我们的民间社会合作伙伴，特别是“达成关键意愿”，作为我们的无薪酬档案保管员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服务，并充当我们的日常评论员。谢谢你们所有人在过去几年里给予的忠告和友谊。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主席威博沃大使以及他的团队再次为这个机构开辟前进之路所做的工作。当然，遗憾的是，这些努力没有结果，但我相信，这个机构可以在此刻作有益的停顿，反思原因和未来可做的工作。对美国而言，CD/1864 号文件仍是取得了共识的工作计划，仍是我们检验一种均衡和全面方法的试金石。

虽然我在结束本期任职时，对久久不能完成谈判任务的裁军谈判会议内的事态不能感到满意，但我本质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有坚定的决心，将再接再厉，以寻求前进之路。必须如此，因为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的使命至关重要。

我不久将回到华盛顿的家中，我希望你们多来做客。你们来的时候，会看到我的住处离位于我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大学一箭之遥。那个地方今天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五十年前的 6 月，就在那座校园里，约翰·F. 肯尼迪总统发表了最为精彩的演说，对于今天让我们团结在这个机构中的事业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几乎造成末日灾难的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过了半年稍多的时间，肯尼迪总统在他于 1963 年 6 月在我家外面的大街上发表的演说中，向苏联发出呼吁，决意付出努力，找到新的前进之路。他宣布暂停大气层核试验，还宣布了谈判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目标。这些是关键的进展，请让我与你们分享，并分享肯尼迪关于有必要用新愿景改造世界的更总体性的思想。正是这一愿景继续激发我国的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总统。

肯尼迪总统问：“我指的是哪一种和平？……不是坟墓般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永久和平。我谈论和平，是因为战争出现了新的一面……我们建成的一切，我们孜孜以求的一切，将在最初 24 个小时内被摧毁。”现在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 50 年前这种直白的表述更能清楚地反映美国对任何使用核武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

你们常常听我们谈到，我们相信通往无核武器世界的道路，是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步骤。进步从来没有——或许永远不会——快到令我们大家都满意。我们有理由指出美国的大规模核裁减，自冷战高峰期以来，已经将核武库削减了大约 85%。但是，当然这不是说可以自满，我们欢迎我们在政府、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伙伴付出努力和做出承诺。

我还注意到奥巴马总统如何扩展这项关于国家核武库的至关重要的工作，把确保核材料不落入图谋不轨的非国家行为者手中当作另一个重点。当然，我们要重点关注不扩散和遵守国际义务的绝对必要性，不能懈怠。

现在，不论我们如何心急如焚，都不能无视已经取得、正在取得和将要取得的进展。正如肯尼迪总统 50 年前所言：“真正的和平必定是很多国家采取很多行动才能实现的。”他的话指明了“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我们在日内瓦追求的长期目标——我注意到，这个说法后来被载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他还说这将分阶段实现。此刻我们仍然抱持这一信念。我知道，也有一些人或许看到了不同的路径，可以绕过即使不是曲折的也是公认艰苦的谈判，和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双边和多边工作。当我们在这里和别处就如何在该路径上前进开展辩论时，我们要记住是什么把我们这些真正谋求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人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的外交界同仁们，容我最后再次援引肯尼迪总统 50 年前在美国大学为裁军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呼吁：“无论今天看来前景如何黯淡，我们都将坚持

这份努力——坚持，是为了让所有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好地理解裁军的问题和可能性”。

朋友们，再见了，祝你们好运并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恪尽职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肯尼迪大使的发言，也感谢她在我担任主席期间给予的所有支持和合作。我祝愿你在未来的工作中成就非凡，诸事顺遂。或许我们在下一次见面时，用你已经熟练掌握的印度尼西亚语交谈。

向你深表谢意，夫人。上帝保佑你。

现在，请新西兰大使发言。

海基耶女士(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到达裁军谈判会议时，像一些其他人一样——我要把我们叫做 2009 届——我即将在几天之内结束在日内瓦的任职。作为 2009 届的一员(劳拉，我认为你可能属于 2010 届)，我要对裁军谈判会议做一点个人反思，实际上我还要更全面地触及一些裁军问题。

虽然我要离开日内瓦，但是实际上我不离开裁军谈判会议，因为我很幸运，还继续担任新西兰裁军大使，因此，作为这个职务的一部分，我将继续担任新西兰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但是我此后的“上班”——以后要从惠灵顿出发，路途上的时间肯定要比过去四年里长一些，在过去四年里，我在这里的驻地是新西兰代表团！

今天我很高兴在威博沃大使的主持下发言，威博沃大使来自新西兰的友好近邻印度尼西亚。威博沃大使，我回想起你的前任查尼大使去年 6 月告别时说的话。他报告说，他到达之后不过几天，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就认定他是印度尼西亚驻日内瓦代表团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大使，因为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设法使裁军谈判会议运作起来！

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证明 2009 年 5 月通过的 CD/1864 号文件好景不长，裁军谈判会议自 1996 年以来就没有工作计划的惨淡记录一直延续至今。

这当然不是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错，而且我要向你表示祝贺，威博沃大使，为你在履行主席职责时恪尽职守的态度——谢谢您所做的一切。要是广泛磋商和语言技巧足以诱使裁军谈判会议走上正途，履行就具有法律约束力承诺进行谈判的任务，那么，肯定早已在你的主持之下发生了。

事情并非如此，这一事实确定无疑地向一切现实主义者表明，在现状之下没有灵丹妙药可寻。除非裁军谈判会议改变其议事规则，使少数人的利益不能继续压倒多数人的利益，或者除非某些关键国家的立场有相当大的转变，使它们本着多边主义精神，准备更多地考虑广大全球社会的安全利益，否则很难看到我们能够着手工作。如果我们不能着手工作，裁军谈判会议还有何作为？

我担心各执教条的辩论可能仍将是常规。我们可以继续辩论我们议程上各项问题的相对轻重缓急，特别是裂变材料谈判或更广义的核裁军谈判之间的等级排序。我们可以继续辩论实现核裁军最终目标的最佳方式——实际上正是这个问题

目前似乎推动着日内瓦的最激烈辩论。参与辩论者通常暗示，我们都认同最终状态(消除核武器)是可取的，我们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对最合理或最现实路径的选择。我们究竟应当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核裁军方式，还是应当谋求一步一个脚印或者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前进方式？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坚定支持者，一个对核裁军和《拉罗汤加条约》(《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成员地位做出承诺的国家，新西兰长期以来推动落实实际步骤，例如降低核武器系统的备战状态，提高核武器持有量的透明度。我们既单独这样做，也和其他方面，特别是和“新纲领联盟”，协调行动。

但是很难看到在实现《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方面取得了何种重大的、可衡量的进展，也很难继续相信真的存在一个以紧迫感为支撑，旨在使我们达到核裁军最终目标的总体规划。我们的公民是否已经被说服，相信《不扩散条约》2010年行动计划──即使它的所有步骤都已实现──是这样一个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似乎没有做多少准备来为实现最终目标确定一个即使是大致的时间框架。似乎也没有多少意愿为全面消除核武器而讨论在哪一点上就《不扩散条约》之外的多边法律机制(无论是条约还是文书框架)进行谈判，至少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内是这样。没有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有可能继续坐视在别处发生有关安全和裁军问题的事件。

最近，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伍尔科特大使和肯尼迪大使今天都已提到该条约。我荣幸地率领新西兰代表团参加了所有会议，最初是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然后是筹备委员会会议，最后是制订该条约的两次外交会议。我想，当我回首我在日内瓦的时光时，给我最大满足感也最能证明我的薪水我受之无愧的，就是这一事项，这项条约。《条约》继续保持最近对人类的关注，而不是注重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问题。在一个所有成员国都有机会参加的世界论坛上举行的条约谈判，是一项毋庸置疑的成就。

对武器的监管可能尚不及对香蕉的监管(在整个条约谈判过程中，这一点成为一句引人注目的口号)，但是《条约》规定的对任何可能的转让带来的不利后果预先评估其风险的义务，已经制订的标准，包括预防武器向非法市场转移，肯定将确保全球常规武器贸易方式比迄今为止的任何时候更负责任。随着它日益关闭那些在全球如此多的地方助长冲突并危害安全的武器转让──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我相信，《条约》的通过将最终成为庆祝的理由，甚至比庆祝上一次香蕉贸易争端最终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获得解决更为隆重。

至于其他常规武器问题，有益的工作继续开展，以落实借助渥太华和奥斯陆进程适用于地雷和集束弹药的法律机制。这里有很多国家其实是这些重要条约机制的缔约国；新西兰目前已欣然成为两个机制的主席团成员。

最近，核裁军出现了新动态。今年 3 月在奥斯陆召开的会议(后续会议将于明年 2 月在墨西哥召开)，为认真考虑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提供了契机，它预示国际社会处理核武器问题的方法将发生重要而且必要的转变。

最近几个星期，在日内瓦这里，为推动多边核裁军谈判而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成为就一系列广泛问题举行非常有意义的互动式辩论的场所，包括对与核裁军有关但是通常不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详细讨论的问题进行辩论。

请原谅，主席先生，作为一个热衷国际法的人，我不能忽略这个机会，不提及我代表我们的主席登戈大使主持过的小组，该小组曾经详细讨论与任何使用核武器行为有关的国际法。小组特别注重国际法院 1996 年的咨询意见，我希望它或许已经为驱散围绕法院实际言辞的一些迷思发挥了作用。

我们都记得国际法院的确说过，存在一项就核裁军真诚地进行谈判的义务，但是有时我们会忘记，国际法院随即又加了一个重要的表述，即义务并非仅在于进行谈判，还要取得确切结果——完成谈判。

我们还知道，国际法院在谈及或许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情境时概述了一个非常高的门槛：所处的情势应当是“在自卫的极端情况下，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但是人们有时会忽视，即便设置了这样一个非常高的门槛，国际法院还是表示，它实际上不能断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换言之，国际法院没有断定在自卫的最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

该条意见是距今 15 年多以前给出的。我非常高兴有此机会，倾听一些卓越的国际法教授对它的思考，以及对质疑的反应。新西兰热诚期待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再举行几次会议：有一个论坛可供大家真正参与讨论这些重要问题，确实激动人心。

正如我开头所说的，我将继续担任新西兰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因此，我直接和从个人的角度关心裁谈会的命运，关心它能不能发生变化，不再是一个各执教条的辩论场所，不再是只能坐视其他地方更有活力的机构采取举措的看客。

但愿对裁谈会及其进程的参与能够发生变化，通过更广泛吸收成员和像其他联合国论坛包括核裁军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那样，使会议开放，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从而反映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可是鉴于裁谈会目前毫无进展，现在表达这种期望似乎有些脱离实际。

我非常享受在这里与各位同仁的友谊和互动。我借此机会，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先生，感谢副秘书长贾莫·萨雷瓦先生，还有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我们的口译员，以及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宝贵的洞见的指导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当然还有以上经常参与讨论的民间社会的代表。我祝愿你们万事如意，就此道别。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约六、七个月之前，我们密切合作，就与裁军有关的各种问题以及其他与我们的领域有关的问题交换意见。

你还在我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期间显示了支持和合作，这些对我个人是建设性的，也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新手”。

我祝愿你在将来的事业上获得成功，万事顺意。

还有其他代表发言吗？现在请西班牙大使发言。

希尔·卡特利纳先生(西班牙)(*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把我最良好的祝愿送给今天要离开我们的各位大使。祝愿肯尼迪大使和海基耶大使万事顺意。我希望当她第一次从她遥远的太平洋岛屿到达时，是为了庆祝我们通过工作计划。

主席先生，我发言只是为了向你表达我个人的谢意，感谢对你为制订工作计划所付出的努力。我这样做是因为你的情况非同一般。我也是 2009 届成员，近年来，几乎没有哪位主席付出像你一样的努力，与这么多代表磋商，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推进工作计划。

你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过错。我所知道的是，主席先生，这不是你的过错。

纳齐里·阿斯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乐见你，一位来自友好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积极成员国印度尼西亚的技巧高超的外交官，如此娴熟地主持这一庄严机构。我对你在担任主席期间付出的所有辛勤努力和你主持裁谈会的出色方式表示钦佩。

请允许我对你和裁谈会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以及其他尊贵的同仁和朋友，表示深深的欣赏和谢意，感谢你们给我的善意言辞和热诚欢迎的话语。

实际上，我很高兴能够在 14 年之后再次参加裁军谈判会议。遗憾的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裁军谈判会议再没有发生变化。我非常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很快通过一项均衡和全面的工作方案，从而启动实质性工作。

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将在下周开始担任裁谈会主席。我期待和你密切合作，借重你的丰富经验和全部六位主席的经验，规划我在主席任期内的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的发言和善言嘉许。我为你开始履行下一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责，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还有没有其他代表想要发言？看来没有。

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下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由伊朗担任会议主席。

上午 11 时 15 分散会。